

7306680

第

迎风破浪

短篇小说选

广东化工学院
图书馆藏书

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纪念毛主席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发表三十周年

10318 1247.7
7319 70184 7306680

阅览室



迎 风 破 浪

短篇小说选



学院
藏书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封面、装帧：刘希立

迎 风 破 浪

(短篇小说选)

黑 龙 江 人 民 大 学 社 编 辑、出 版

(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 14-5 号)

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· 印张 $5 \frac{6}{16}$ · 字数 106,000

1972 年 12 月第 1 版 197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统一书号：10093·024 定价：0.36 元

目 录

高标准·····	温时耀 (1)
麦收正忙·····	王希奎 于立生 (17)
取经记·····	薛 江 (27)
青山长在·····	张忠惠 董玉振 (35)
迎风破浪·····	潘耀昆 (44)
向阳队长·····	李翔云 (55)
我的机长·····	姜世栋 (70)
理 想·····	桐 山 (79)
天轮飞转·····	王振武 夏泽民 (92)
心 劲·····	谢忠林 (98)
探 亲·····	薛 江 (111)
山湾之夜·····	刘志铭 (117)
插 牌·····	李 荣 (127)
闪光的钥匙·····	张 贵 (134)
踏遍青山·····	刘康庆 (144)
“老跃进”·····	魏宝麟 (152)
灯·····	王孝文 (163)

高 标 准

温 时 耀

连着刮了几天春风，黄花岭上一片鲜绿，座落在黄花岭南坡上的十坑，呈现一派繁忙景象。

宣传员钱凤春正在学习班门前写黑板报。黑板旁边那棵大杨树，枝头上早绽出了绿芽；树干上别开生面地刻着一行阿拉伯数字，字体又粗又宽。早班班前课散了，矿工们说说笑笑地走过黑板报时，都停下来看看，只见已经写好了一段快板：

产量在循环，

循环在安全，

安全在质量，

质量在于严，

严格在干部，

干部在路线。

凤春一面熟练地抄写别的稿件，一面笑呵呵地征求意见。有人说：“好！”有人说：“对！”功夫不大，都下坑去了。这时，又走过来一个人看黑板报，凤春也没看一眼是谁，就问：“快板合适不？”

“哼，你们整那玩艺儿还能不合适！”

凤春连忙回头一看，原来是爸爸——老坑长钱升。他说完话已经迈着大步走远了。凤春看着爸爸的背影，不由咯咯咯笑起来。

“笑什么？”党总支部书记郑光明，穿着作业服走过来问。凤春先不回答，问：“你看我这快板怎么样？”老郑看了一会儿，笑了说：“你这宣传员还真有两下子。”

“哼！”凤春调皮地学着她爸爸的口气，“你们整的玩艺儿，还能不合适！”学完，咯咯咯笑得合不上嘴。

“这小鬼头，你学谁呀？”郑光明莫名其妙地问。

“我爸爸。”凤春笑着回答。

“你爸？真有意思！”老郑也笑了。

原来，新三坑停产拆修大绞车，矿党委为确保全矿完成任务，要求十坑超产三千吨，接到任务后，钱升主张：把大修队、维修队合并成一个临时采煤队，再把一个没恢复完上巷的礅子面武装起来，用它超产三千吨。

郑光明不同意，说那是只顾安全，胡采乱掘的作法，方向不对；必须按上级指示精神办事，就是：“以大庆为榜样，大打一场安全质量大会战，力争达到高标准，促进生产新飞跃。”一句话，就是向安全质量标准化要产量。

在党总支扩大会议上，大多数人支持老郑的意见，最后决定：老郑去一五二蹲点，取得经验，全坑铺开。

会议一散，老郑想和老钱再谈谈，可是钱升一阵风似地走了。

郑光明和钱升是老伙伴了，他知道没有活生生的事实

摆在眼前，老钱思想里的弯子是很难转过来的。

想到这儿，老郑自言自语地说出声来：“非让你转弯儿不可……”

“转弯儿？”凤春不解地问。

老郑笑了笑，没说什么，迈着咚咚响的大步，赶老钱去了。

二

在一五二上大巷，老郑赶上了老钱。他们俩还没说上两句话，只见一个青年矿工扶着一个副司机，小心地往外走。

“怎么了？”老郑紧走几步，迎上前去，关切地察看着。

“铁顶子把他砸了。”青年矿工说。

老郑解开副司机的衣服，只见右肩红肿了一块，还好，没伤着骨头。老郑嘱咐了两句，就和老钱一齐进了磙子面。

磙子面正在紧张地出煤。宽宽长长的电溜子，嘎啦嘎啦地响着，象一条鳖脚龙，开开停停；采煤机吃力地在电溜子上爬着。采煤机后面，煤尘滚滚，灯光闪闪，人们忙得满头大汗。

老郑他们一到，就和大家一起忙活起来，上来下去，哪叫哪到，汗流浹背。

忽然那条鳖脚龙不动了，上面传下话来：采煤机卡顶子，割不上去了。各项工作不得不停下来。这样的事故，就能两个人来处理，其他人只好休息。

大家找个安全地方，围坐在一起，老郑和老钱也凑在

人群里，七嘴八舌地议论着。

老郑问起碰伤副司机的事，大家说，这个副司机一手拿工具，一手搬着顶子往上走，刚好搬着了一个没打牢的顶子，倒了，砸伤了。

老郑问坐在身旁的一五二队队长郭大伟：“为啥顶子没打牢靠？”

郭大伟拣起一块煤，摔碎了，话里带气地说：“为啥？为抢产量呗！光催着割煤，割煤！给三个劲嫌小，就给四个劲，能不出事故？你们看这顶子！”说着用灯一照，一溜七八个铁顶子斜不楞地立在那里，都不是有力量的架势。

老钱在旁边火了，摇晃着手里的矿灯，大声说：“我让你们快割煤不假，可没让你们胡胡弄弄地打顶子呀！”

大伟也火了：“谁胡胡弄弄打顶子啦？挪溜子头，你说挪个差不多就行，挪溜子片，你也说差不多就行，差不多，差不多，弄得磴子出了个大弯，顶子打上，溜子也挤，采煤机也卡，它能牢靠？欠点产量你追了这个追那个，安全质量的事，你追过几回？”

老钱叫大伟顶得一句话也说不出，气得直翻愣眼珠子。老郑怕老钱下不来台，连忙接过话茬说：“对工程质量不严格，安全就没把握，安全不好，产量也上不去，这就是煤矿生产的辩证法嘛。拿眼前说，机器若是不卡顶子，又能多出几排车？更重要的是：安全不好，是对阶级弟兄最大的不负责任！我们那个副司机不是受伤了吗？这里有个阶级感情问题，也有个路线问题。”

接着，老郑活灵活现地介绍了学大庆先进坑口的情

况。他告诉大家：人家样样都高标准，顶子左右上下一条线，底板扫得亮光光，上下大巷真象大马路，什么事故也不出，产量又高又稳。大伙听了，乐得直拍手。

老郑说完，顺手操起一把镐，走到一个斜不楞顶子跟前，一镐打活铁楔子，灵巧地活动两下，又打紧，然后照顶帽啪啪两下，这个斜不楞顶子立即换了副神态：坚定有力，象巍然屹立的战士，神气地站在那里，接着又改了两棵，三棵顶子在一条线上整齐地排成一行。

老郑灵巧熟练的动作，惹得小伙子们喷着嘴称赞不已。

老郑见大家的情绪很活跃，就趁热打铁鼓动说：“咱也来它一场安全质量大会战，你们给全坑树个样板，有信心吗？”

“有！”小伙子们齐声回答。

三

鲜艳的朝阳，透过大玻璃窗，照得一五二学习班亮堂堂。

人，黑压压地坐满了一屋。一五二采煤队全队大会就要开始了。

这是老郑的主意。老郑及时抓住了碰伤副司机的典型事故，来教育群众和干部。经过两天的准备，决定利用今天早班班前会时间召开这个大会。

几个活跃分子领头唱起革命歌曲，会场上充满了工人阶级的战斗气息。

会议由郭大伟主持，老郑、老钱和钱凤春一到，郭大伟就宣布开会。他扼要地说明了开会的意义之后，各班、组、工种的代表一个接一个上台发言。他们狠批了只顾产量、不顾安全质量的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，也剖析了自己思想深处的错误认识，个个情绪激昂。

老郑和老钱并排坐在前面。老郑专心地听着大家的发言。老钱心里却很不平静，他的心恰似一面大鼓，一个个发言，就象很重的鼓槌落下来，每一槌都引起他内心很大的反响。

“……煤矿是干啥的？不就是出煤的么？煤出得多就是好家伙！别的我都不信！”

“……我们是出煤的，不是玩漂的，高标准？你把礅子面弄得象朵花，谁看！”

他就这样在肚子里和发言的人辩论着。

当一个青年上台说到：我们坑口有的人不管安全质量，闷头抓产量，这是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的流毒没有肃清的表现时，老钱肚子里那面鼓，简直要崩裂了，他在肚子里嚷道：“好大帽子啊！我没抓安全质量？十坑天天冒顶来？嘿……”他有些坐不住了。

“我说两句。”郑光明站起来，老钱目送他走上台去，只见老郑环视了一下全场的同志，镇定地说：“我给大家讲个故事。”

“真有意思，开会讲故事。”有人小声喳喳着。

“说起来，这话有三十年啦。我和钱升，在山东老家熬不下去了，一块闯了关东。一来，就落到咱这十坑。那时

正是日本鬼子、汉奸、把头横行霸道的时候，咱矿工在他们手里遭的罪就别提啦！”他沉痛地叙述了旧社会迫害煤矿工人的种种罪行，听的人眼睛都红了。

老郑接着讲下去：“有一天，正干着活，礅子来‘劲’了。钱升不知从哪儿找来了一根木头，想打个顶子，不曾想叫小把头看见了。那小子张口就骂：‘臭煤黑子倒惜命，快把木头撂下！’骂着，猛地一鞭子，抽到钱升的前额上，立时皮开肉绽，血流了满脸。气得钱升青筋暴跳，上去就给那家伙一拳，我也上去了，把那家伙打了个半死……”老钱听着郑光明的讲述，心里一震，三十年前的悲惨遭遇在他眼前又出现了。他激动地坐在那里，紧握着拳头，脸涨得通红。

“在旧社会，就是不拿我们煤矿工人当人待呀！你们看，钱升头上那个大疤，就是那回留下的！”

大家的目光一齐投到老钱的伤疤上：那伤疤深深地刻在他那紫红色的额头上；伤疤下两只愤怒的眼睛，象两团烈火在燃烧。

“新社会，党和毛主席对我们煤矿工人无比关怀，始终强调，在生产上安全质量第一，我们矿工的生命安全得到了根本的保障。”他越说越激动：“现在，党又向我们发出了新的战斗号召，要我们照大庆那样，大搞安全质量标准化，这是保障我们工人人身安全、把煤矿办成大庆式企业的根本大计，我们决不能辜负党的期望！”他缓了口气，又说：“党总支已经决定，要大搞一场安全质量大会战，坚决达到标准化，大家有信心吗？”

“有！”雷鸣般的回答，震得屋顶都动了。

“要记住，中国还是个发展中的国家，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阶级弟兄没解放，我们搞高标准，是让我们十坑再向前大迈一步，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作出更大的贡献！”

老郑的讲话，象一把火烧着了大伙内心里的热情，矿工们个个都激动。郭大伟满脸通红，一纵身站起来，嘴唇直颤，大声说：“我也没啥讲的，一句话，不把十坑办成大庆式企业，决不罢休！”

立时，会场哄动起来，凤春带头喊起了口号，一时口号声此起彼伏。青年矿工们争先上台表决心，会场的气氛象煮沸的一锅开水。

郑光明看着这群生龙活虎般的矿工，高兴地想：是出兵的时候了！回头看看老钱，老钱却没有有了。

四

老钱上哪去了？他站在黑板报旁边大杨树下想心思，胸脯一鼓一鼓的，很冲动哩！

“老钱，想什么呀？”老郑走过来，笑着拍拍他的肩膀。

“想以前的事。”老钱没回头，闷了一会儿，忽然来了气：“说我光知道出煤，我看，这煤出的太少了！”他忽地一下子转过身来，冲着老郑大声说：“我什么时候反对搞安全质量来？说到高标准，我是想不通，要那份花枪有什么用？有功夫多出点煤好不好？这几年咱也没搞那玩艺，哪月没超产？”说完，又转过身去，对着大杨树生闷气。

老郑没有马上答话，他考虑怎么才能叫自己的老伙伴转过弯来。这几年，老钱的确变了：他吃在坑口，睡在坑口，为着完成任务，没黑没白地干，真是绞尽了脑汁。产量上升了，他笑开了脸上的皱纹，说话的嗓音象铜钟那样当当响；产量下降了，他的脸沉下来，闷闷地坐在那里，一根撬杠也启不开他的嘴巴。正是这样，“产量第一”这条毒蛇才神不知鬼不觉地缠住了他，使他在新的形势下，一时转不过弯来。老郑想着钱升的变化，心里有些沉重：他若是再不卸包袱，就要掉队喽！在这个节骨眼儿上，要狠敲他一棒子！想着，一抬头，忽然发现大杨树上刻着的那行阿拉伯数字，老郑心里一动，指着那行字轻轻地说：“老钱，你看。”

这行字在树干上刻了好几年啦，字体又粗又宽。刻的是：“1966.4。”

看了这行字，两人不由都想起了那一年的事：

十坑有一块水下煤田，几十万吨的埋量。那一年，不知从哪个大地方来了个洋专家，说是专门来研究水下采煤的。一切都是他说了算，结果把个水下礅子弄得乱七八糟。洋专家害了怕，就宣布这块水下煤没办法采，准备一扔了事。那一天，老钱和洋专家下井转了一圈儿，上来时，接洋专家的小汽车就在大杨树下等着。老钱特地给他端碗开水，就此机会把十坑群众提出来的水下采煤方案说给他，这个洋专家听了，把鼻子都抽抽到眼眉以上去了，说了句：“我都没办法，你们还能有什么高招儿！”水也不喝，一头钻进小汽车，扬长而去。气得钱升两眼发直，一股火冲上

来，把水碗摔了个粉碎。

钱升指着远去的小汽车，吼道：“你等着瞧吧，看谁的招儿高！”说完，就用破碗砸在树上刻下了这行字，为的是永远记住这一天。

恰好，文化大革命的洪流冲来了，老郑、老钱发动群众，向水下煤层进攻，特别是老钱，大会小会地喊：“一定干出个名堂来！堵住那家伙的嘴巴；水下煤采不出来，我死了也不闭眼睛！”

几十万吨水下煤，终于采出来了……

“老钱！”老郑轻轻抚摸着那行字，问：“为啥那块水下煤洋专家采不出来，咱们采出来了？”

“招儿都想绝了，还采不出来！”

“不管什么绝招儿，安全质量不好，能行？”

“……”老钱张着嘴，一时回答不上来。

“洋专家稀里糊涂地干，弄得乱七八糟，没招儿了，跑了。咱们严要求，高质量，把住个个关口，结果就把煤采出来了。想想看，哪是多快好省的路线，哪是少慢差费的路线，不就清楚了吗？”

“拿眼前说，你安全质量抓得严，生产不出事故，产量就能高上去；反过来抓得不严，经常出事故，你倒想多出煤，可它出不来！”

“……”老钱越听越无话可答。

“老钱，”老郑语重心长地说，“群众批评得对呀！形势大大向前发展了，你那产量过硬，安全质量过得去的思想，不行了！生产要高度发展，安全质量就要首先达到高标准。

咱们这些生产的指挥者呢，更要用高标准来衡量自己啦。同志，要往远处看哪！”

老郑的话，句句在理，老钱的气渐渐消了。

五

老郑这个人也怪，他在考虑问题时，真有个稳当劲儿，可拿家伙干起活来，就象盼到了年节的孩子，活蹦乱跳的，哪象个四十多岁的人。他白天有事，就晚上下井，晚上有事，就白天下井，有空就往一五二磴子上钻。一到磴子，他提起油桶来，就和电、钳工一起注油，扛起铁锹来就在采煤机后面扫浮煤，什么活都干。干活的夹当儿，他开玩笑也有趣儿，比如说，电钳工紧完了螺丝，问他合乎高标准不？他看看，要合乎呢，就说有“大庆”味了；要不合乎呢，就说：“还得为革命贡献点力量。”扫浮煤时更活跃，他扫得最光，还吵吵：“小伙子们，干干净净地扫呀，我还要跟你们在磴子上赛跑哪！”逗得小伙子们直乐，愉快地照他的样子干。

就这样，在老郑的指导下，郭大伟领着团员和青年们向一切黑、乱、脏的地方进攻，你追我赶，谁也不肯落后，真是热火朝天。

由于青年们的带动，全队展开了向高标准进军的热潮。

在这一段时间里，因为老郑在一五二蹲点，老钱放心，就很少去一五二磴子面了；但对那里的生产一直放不下心。从记录板上看，一五二的产量数字天天上升，这几天竟上

升到想象不到的高度，老钱嘴上不说，心里直纳闷儿。

老郑看出老钱的意思，就约他到一五二磴子面去看看。半路上，老郑被人叫住了，老钱自己先走了。

一到一五二上大巷，老钱就一愣：前些日子那乱七八糟的景象不知跑哪去了；坑木、铁顶子都堆放得整整齐齐的；没脚面子深的烂泥没有了，道心都用砂子仔细垫过，真象刚刚清扫过的大马路。嘿，还真不错哪！

往里走，一伙人正在忙活，亮星似的矿灯闪来闪去，一看就知道，他们在进攻那堆大石头。

“老坑长来了！”一个小伙子喊了句。

老钱到跟前一看，是夜班的工人，就疼爱地拍拍他的肩膀，说：“怎么还不回去休息？”

“搞标准化嘛，少休息点算啥。郑书记那么大岁数了，白天干一天，晚上还来搞标准化，我能回家呆着去吗？”小伙子爽朗地回答。

这时，一个小家伙活泼地跳来跳去，搬石头往矿车里装。老钱怎么也认不出是谁，这小家伙还故意背着脸，不让他看出来。

“喂，这小伙子是谁呀？”老钱一问，大家哄地一声笑起来，一个老工人笑得失了声，说：“连这小伙子你都不认识啦！”

小家伙调皮地一下子跳到老钱跟前，把柳条帽一摘，喊了声：“爸爸！”就咯咯咯地笑起来。

“你这调皮鬼！”老钱认出是凤春，又气又笑地骂了一句，又惹得大家哄笑起来。

笑声中，老钱到了上出口。

郭大伟正在指挥挪溜子头，其他人打夯的打夯，挂绳的挂绳，有人开动撤柱器，有人开动千斤顶，大家忙得挺紧张，谁也没注意老钱来了。依老钱看，溜子头已经挪到地方了，又看他们挪得挺吃力，就说：“行了，差点儿就差点儿吧！”

大伟头也不回，大声驳斥道：“高标准嘛，就是分毫不让！”说着，腾地一步蹿过去，用一个铁尺杆量量，喊了声：“不行，还差三十毫米，挪！”各种机械应声又叫起来。

等大伟反身上来时，才看清是老坑长来了，不好意思地搭讪着说：“老坑长，……那天我顶了你，不对……怪我年轻……”又觉得不是谈这话的时候，脸一红，又说：“磬子一出弯，就出这事那事的，这回我们来个高标准，分毫不让，保证叫磬子直。”

老钱听着，脸上火辣辣的，一句话也说不出，只“嗯”了一声就往磬子下面走去了。

往下一走，又吃了一惊：磬子面简直换了样，你看吧，四排顶子左右成行，个个迎风有劲；底板干净利索，用灯一照瓦亮。他抠抠柱脚，看看顶帽，动动楔子，嘿！真下了功夫。原先那个到处都是浮煤，顶板高一块低一块的磬子，不知哪去了；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

正看着，老郑撵上来了，他笑呵呵地问老钱：“该放心了吧？”

老钱没吱声，好一会儿才说：“就怕来‘劲’这一关不好过哇。”